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儿童文学

名家汇

美文美绘

第三辑

羊泪

张焰铎 著

李思思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羊泪

张焰铎 著
李思思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泪 / 张焰铎著; 李思思绘.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9

(《儿童文学》名家汇·美文美绘. 第三辑)

ISBN 978-7-5148-2533-6

I. ①羊…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53396 号

YANG LEI

(《儿童文学》名家汇·美文美绘. 第三辑)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总策划: 徐德霞
统筹执行: 王 苏
责任编辑: 孙 彦
执行编辑: 徐俊婷
插图: 李思思

责任校对: 张 莉
著 者: 张焰铎
美术编辑: 孙 岳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 × 980mm 1/16

印张: 10.25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5148-2533-6

定价: 25.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1)

目录 CONTENTS

儿童文学

名家汇

美文美绘

第三辑

001 洱海的孩子

012 羊泪

024 姐姐的鸟

036 生日的童话

043 第一颗鸡蛋

049 圣地传真

064 火把

072 礼物

080 爷爷的魅力

093 山蛟

102 金子在沙里

114 大人也有的疑问

119 洱海摇篮曲

125 妈妈的白发

131 水漫沧海

136 高黎贡山的樱花

141 碧塔海

145 从挖色看苍洱

149 打趣西湖

153 山之子



洱海的孩子

夏天的洱海，又美，又大。

宽阔的海面，东处晴，西处雨。阳光老是铺不到边际，雨脚儿老是走不到尽头。晴雨交织中，彩虹从洱海弯到苍山。洱海有花，大理坝子有花，苍山有花，那彩虹，就像一只大花篮的把儿。有时候，彩虹又从海东的群山弯到洱海中间的金梭岛上。彩虹在阳光下颤颤的，又好像海东群山在它使着劲儿，要把那个金梭一样的小岛从洱海的漾漾碧波里钩出去……

在这童话般的世界里，假如你才十一岁，又恰逢星期天，又刚刚得了全县数学比赛的第一名，并且有一位老人怀着对你的满腔喜爱，把他最心爱的船儿交给你，任你摆布，你将会怎样呢？毫无疑问，你将驾着船儿尽情冲向洱海，让大海与你共同陶醉一番！

阿明现在就是这样。

不过，作为洱海边长大的白族孩子，他还有更深的迷恋。

大人们都说：大理坝子也像船一样浮在海上。大理坝子下面，也是海。更多更多的鱼，都躲在那儿。不然，为什么每年春三月以后，鱼就多起来了呢？那是因为成千上万赶“三月街”的人，把大理坝子这只船踏动了，把鱼群踏出来了。

真的，比缀在洱海周围明珠般的白族鱼村更绚丽多彩的，是洱海里各种各样奇妙的鱼。

憨厚肥实的巴巴鱼，总是同石绿的刺菱角，同金黄的海菜花一起，满满捞上鱼船。它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高原上像海水一样碧蓝的天空，身子一动不动，大概以为它们还继续生活在海里吧！黄壳鱼虽然像鲤鱼一样硕美，出游时却有过江之鲫一样壮观的鱼阵。那世界上只有大理才有的弓鱼呢，不仅穿游在洱海里，还能逆着苍山流往洱海的一道道溪流，游上沟渠纵横的大理坝子……

今年赶“三月街”的人特别多，鱼也特别多。

除了谷花鱼仍然忠实地等候着秋天的谷花，别的什么鱼，都有了！

今天，阿明不仅要与大海一同陶醉，还要与大海一同丰收！

“呷——呷——”

多难听多不协调的声音！洱海不应该有这样的声音！

“呷——呷——”

声音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不仅固执，而且有一种逃跑似的惊惶。

阿明这才慢慢停了桨，仔细观看起四周来。

原来，在前方，一只孤零零的小鸭在海浪间扑叫。在它身后，像大军压境一样，追赶着黑压压的乌云和暴雨。

阿明不敢相信地再看了看四周。宁静美丽的洱海消失了！蔚蓝透明的天空消失了！似千军万马奔跑的乌云，越压越低，四方合拢，很快与海混成一片漠漠的灰黑。原来，在他打着桨、荡着舟，进行一连串美丽悠长的遐想之际，洱海上



空已经酝酿成熟了一场夏季的暴风雨!

与乌云和狂风一齐袭来的,首先是哽人喉咙的凉森森的寒气,接着是噼啪作响的大雨和助威似的滚响着的海涛。突然,头顶一亮,一道闪电刺出乌云,一声惊雷在头顶炸响开来。惊慌失措的阿明感到奇怪的是,雷电过后,“呷呷,呷呷”的叫声居然越来越响!

原来,好几百只的鸭群为接应刚才失群惊叫的那只小鸭,正拼命呼叫着向它冲去。在发怒的海上,在翻卷的浪涛间,鸭群像飞溅的浪沫,像轻扬的羽毛。但它们始终结成一个整体,不顾一切向伙伴冲去的阵势显得比雷雨、惊涛、闪电更有力量,更有信心——真想不到平时一点不起眼的鸭群竟会这样!

阿明不觉舒出一口气来。阿爹,还有今天借船给他的多福阿老(白语:爷爷)早就教过他在这种时候怎样驾着小船在惊涛骇浪间穿行:不光用眼睛和耳朵辨别浪涛,还要用鼻子嗅出风雨的动向;不仅摇桨的双手要掌紧乾坤,就是十个叉开在船上的脚指头,也要变成十只拨弄天平的手,掌握好船的重心;要叫小舟在波山浪谷间穿行,像利箭一样快,像织布的梭子一样准!

就在这当儿,在左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向同一方向划行的船影。阿明心里一热,觉得两只船就像两只比翼的海鸟,共同冲破暴风雨向前飞行。阿明拼命向那船影靠拢。但奇怪,那船影始终在迷茫的雨浪和云雾中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莫非这就是洱海渔家常说的,能使人转危为安,给人带来吉祥的船影?!

白族渔家说:一个人在洱海遇着暴风雨,只要你看见一个充满力量、始终

伴你前行的船影，你准有救！每次，谁说到这儿，在洱海风雨中闯荡了一辈子的多福阿老都爱感慨万端地吟诵一句古老的白族谚语：身外的灾难不足以毁人；内心的灾难——觉得自己孤独无助，才会把人击倒！

哦，那充满力量的船影始终没有消失，一直相伴着前行！为他引导着方向，传递着力量，输送着温暖。阿明浑身涌上劲头，觉得一定能冲过暴风雨，一定能划到海岸，一定能再看到亲爱的苍山、亲切的三塔、亲热的村庄！

不知什么时候，雷声消隐了，雨点变得又小又稀了。天与海合围成的漠漠的昏黑中，开始透出微微的亮光。

云雾终于散开了，洱海平静下来。但天空仍然灰黑，还不时带来雨点。这当儿，阿明看见洱海密集的风雨正像经过了一番鏖战的千军万马，慢慢地，散乱地，移向大理坝子。屏风一样的苍山十九峰，星罗棋布的几百个村庄，位于坝子中央挺然矗立的三塔，或是走着飘飘的雨脚儿，或是挂着密密的雨帘儿，或是隐在厚厚的雨幕里，大理坝子顿时成了各色雨景的画廊！

阿明的村庄在雨帘儿里，黑压压的一片，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儿动静。阿明这才想起，村里谁也不知道他今天出海，阿爹阿妈以为他还像往常的星期天，一个人钻进学校温习功课。多福阿老把船借给他后，就进城卖鱼去了。下海时，塞垮子（白语：小狗狗）和塞吾栓（白语：小猴子）要和他乘船一块儿去，他不准，他俩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往好处想，他俩不把他的事搁在心上；往坏处想，说不定还会因他遇上暴风雨幸灾乐祸呢！谁不知道这“小狗狗”和“小猴子”是村里人人都讨厌的坏孩子呢！

村庄在雨里静静的，依然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丝儿动静。大家都在屋里



安闲地避雨；连阿爹阿妈也没出来张望一下，也没在雨中想想不在身边的儿子！阿明顿时有些难过地想：自己要是真的被暴风雨在海上吞没了，回不来了，这村庄一定也像现在这样：静静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想到这里，阿明生起气来。他真想同小船一块儿，永远待在海上。是的，等到夜晚，阿爹阿妈，多福阿老，一村人，就都会惊慌失措地发现村里没有了



名家汇

泪海的孩子



他。等寻找他的火把像火把节夜里一样烧到洱海边时，他才在冲天的火光中，穿着这身湿淋淋的衣服，迎着阿妈的泪光，迎着阿爹张开的怀抱，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下船头……

“阿明——阿明——”

谁在朝这儿急切地呼叫？

阿明循声望去，多福阿老立在岸上的风雨中。

他把船急速划了过去。

多福阿老挽着圆圆的鱼篓，篓里还有几尾没卖的小鱼。他遍体淋得精湿，显然小跑过，还吁吁地喘着气，但不管怎样，对阿明，依然是一脸慈蔼的笑容。

当风雨侵袭城里时，多福阿老挽着鱼篓便跑。他急得连家也不回，跑跑歇歇，顺着洱海一口气跑到他泊船的地方——海湾边上一棵粗实得像他一样苍老的海柳树下。见阿明划走的船不在，他想解开另外的一只船去接应，但另外那只船也不在。他急得没有办法，却忽然看见阿明和船正慢悠悠划在海上……

“多福阿老，要不要去找一下那只船？”阿明问。

“不用了！家里人可不像我，再会把船借给孩子。”多福阿老那慈蔼的笑容分明还在说：只要你回来了，就什么也不急了。

他笑咪咪地还要说什么，可是突然间，却惊愕地睁大眼睛。阿明慌忙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一只船，正神速地驶进身后的海湾。

猎人凭枪声能辨出自己的猎枪，渔家凭桨声能认出自己的渔船。多福阿老已经认出那只船是他的船，而且……而且认出那站在一头一尾划船的根本不是什么大人，而是两个孩子——村里谁都讨厌的“小狗狗”和“小猴子”！

这两个调皮鬼，只会是偷船下海！而且那神速进湾、有意避人眼目的举动，也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多福阿老气呼呼地朝海湾追了过去。

阿明在后面跟着。

“小狗狗”和“小猴子”进海湾时发现了多福阿老。待多福阿老和阿明追进海湾，他俩已从船上逃到了海滩上。多福阿老气得一路跑，一路挥动老拳，嚷骂着，吓得两个调皮鬼跌了跤，又爬起来不顾命地跑。

他俩看见了阿明，站了一站，又不顾命地跑了起来。跑过了沙滩，跑进了树林……

阿明却像生了根似的，站着不动了。

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小猴子”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汽车内胎——洱海渔家的土救生圈；“小狗狗”呢，身上也挂了一个，手里还提着一个。

两个人三个救生圈，那一个是给谁的呢？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扬头朝洱海张望。那大海上一一直伴着他冲破暴风雨的船影，早消失了！早被他忘却了！不过，此刻，却更清晰更鲜明地出现在他的眼里——

那船上，一前一后，分明站着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身上，都分明挂着什么东西……

是的，那一个救生圈——孩子套在里面显得极大的汽车内胎，无疑是“小狗狗”和“小猴子”给他准备的！那洱海渔民一个人遇上危险时，为了增添力量心里产生的幻影，对于他，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小狗狗”和“小猴子”在暴风雨



中准备营救他的、一直划行在他身边的渔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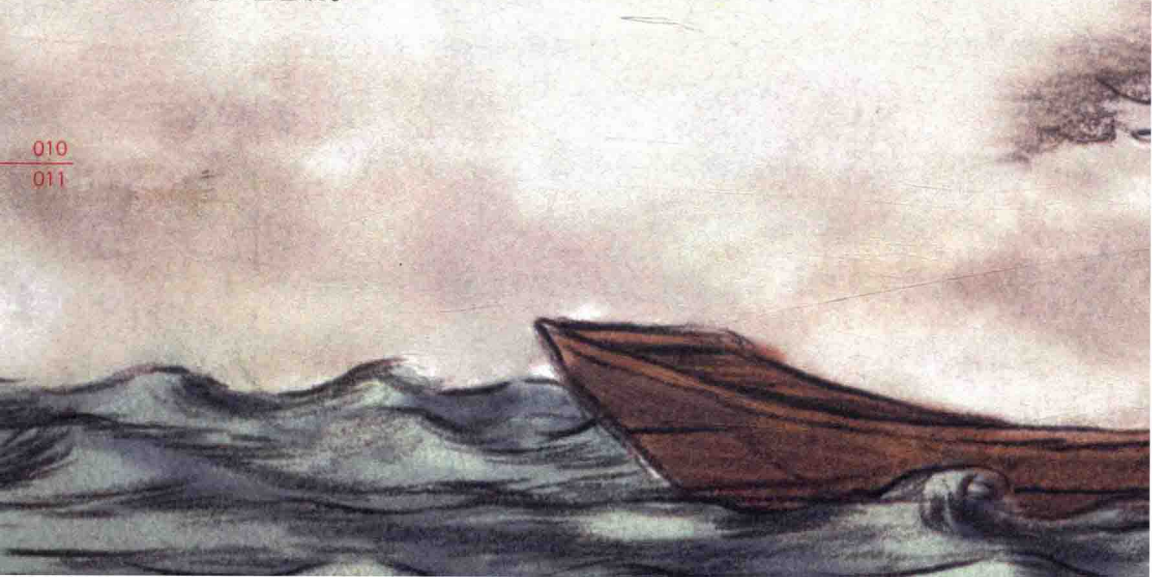
他走向海滩，走向多福阿老。

老人家已经把船拖上海滩，一边继续骂着那两个调皮鬼，一边检查有没有损坏的地方。见阿明走过来，他数落道：“清水浑水两边流。阿明啊，我早就看出，你不是那什么‘小狗狗’‘小猴子’。我们村子，清朝出过举人，民国出过科学家，解放后出过好几个县长、县委书记。我早就看出，你决不会弱于他们！十一岁就得了全县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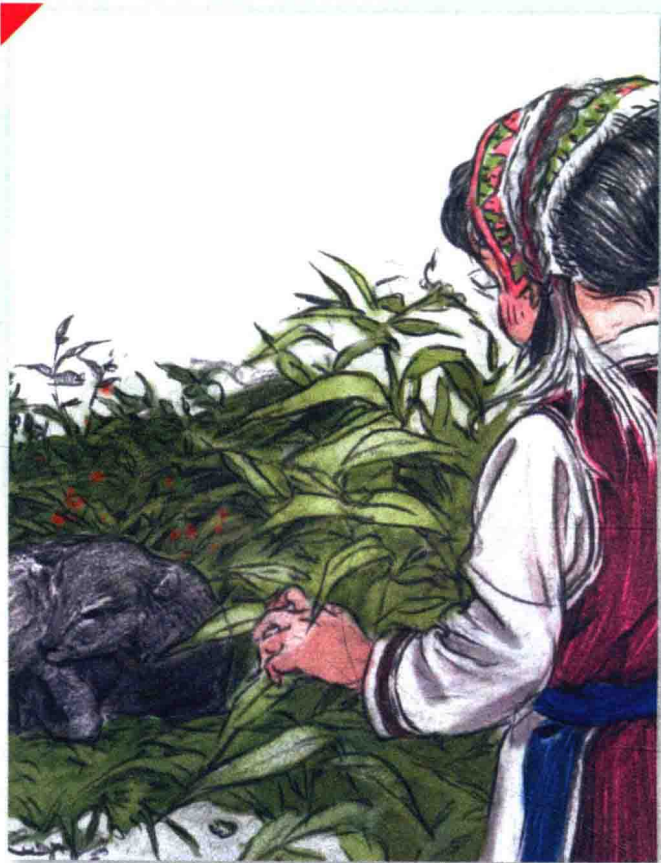
在以前，阿明会深深感谢多福阿老的这一番真心话。而现在，他却觉得有一股更有力量、更温暖的东西在心里冲涌。

他看见浩浩荡荡的洱海，看见了那群鸭子。它们正在海里痛痛快快地嬉戏。谁也不会知道它们曾结成坚实的一群，战胜过暴风雨！谁也体验不到这种战胜暴风雨后的快乐！

“人的心灵应该丰富些，更丰富些！应该比大海还要大……”阿明在心里有力地对自己说。







羊 泪

艾蒿是太阳的女儿，香味一直交给太阳贮藏。太阳醉在晚霞里，沉落后艾蒿的香味便像晚霞一样弥散开来。艾香和晚霞都有太阳的味儿。晚霞很快随太阳消逝，而艾香却带着太阳的味儿一直在黄昏的山野弥漫，一直漫进月光、星光里，漫进大山浓浓的阴影里，漫进猫头鹰的叫声里。猫头鹰又拖长声音叫了一遍。

那是一只头顶已经灰白的老猫头鹰，它的儿女们和孙子们已经飞离了它。它仍把窝筑在山寨对面高高的栎树梢上，痴情地望着夜色里寂静的山寨，叫，叫。

我和妈妈居住的茅屋在山寨边上，与一排羊圈相连。屋前两株苹果树，屋后一株只开花从不结果的杏树。苹果温柔地挨着屋檐像垂挂着的妈妈的抚爱。不结果实的杏树妈妈从不责备，就像我屡屡使妈妈失望妈妈仍心疼地把我拖大。只有旁边羊圈里与我们一墙之隔的我放牧的七十三只山羊在夜里会打破妈妈和我的宁静。它们反刍嚼草的声音，它们用角顶架把对方冲顶在墙上的声音，它们渴盐时啃有咸味的墙土的声音，在夜里都清清楚楚地传到土墙这边的我和妈妈的小茅屋里。今夜猫头鹰再拖长着声音叫了一遍。牛被宰的前夜，母羊

